

「荊楚文化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」心得

李宛庭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中研院史語所舉辦的「兩岸歷史文化」研習營已行之數年，自碩士班開始便對這個營隊充滿期待，終於等到考上博士班，符合報名資格，加上以「荊楚」為主題，與我的研究密切相關，若能在故楚地考察，與各方專家學者交流，相信有許多新的撞擊及視野。

十多天下來，這個營隊相當符合我的期待，同時也出乎期待。首先，全體人員無論是師資或是組員，都是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研究人才，在我分配的队伍中，便有城市建築、佛學、莊子學、美術史、考古學、出土文獻學、政治史、經濟史等等多方面的老師及學員，這對於每晚的小組討論非常有幫助，在面對同一個議題時，每個人可以藉由自己的專業，以不同的視角切入，使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全新的觀點，同時使我們的小組論點能比個人的發想更加周全；再者，全體人員的專業領域除了跨學科之外，同時時代跨度也相當大，早自先秦，晚至明清，這令我相當意外，對於只關注先秦材料的我而言，是一個強大的挑戰，由於本身對先秦以後的歷史背景沒有深刻的認識，營隊的前幾日，許多時候我只能詢問組員一些很粗淺的問題，難以關注到問題的核心議題，直到開始田野調查後，才真正有些融入，這也是這個營隊的成功及可貴之處。

按大會的安排，第七、十、十一天的行程比較符合我對荊楚文化營的預想，在這幾天當中當然也收穫頗豐，由其是參觀隨州葉家山的庫房及文物修復，都讓我驚艷不已，葉家山豐富的隨葬物，相信未來對曾國的認識可以更立體且深刻。但這都不及其他田野調查時的收穫程度，帶給我的全新視野和震撼。

記得第四日至鐘祥第一次下田野，元佑宮乍看之下是一個不起眼的道場，雜草叢生，道觀年久失修，灰塵遍佈，對首次下田野的我而言，只能走馬看花。當時，鄭振滿老師帶著大家讀大鐘上的銘文，並加以解釋，我也只是站在遠處聆聽，沒有真正去閱讀鐘銘；在元佑宮主道觀後方，有幾塊碑橫豎的碑被放置在雜草堆邊，碑刻文字並不是很明顯，有學員拿起礦泉水倒在碑上，上面的文字便清晰許多，但炎熱的太陽一下子就把水蒸發，也無法好好閱讀。我看見有些人合力搬著沉重的石碑，想把斷開的碑重合，過了一會兒，大夥吆喝著「拿麵粉」，張侃老師抓起一把麵粉就往碑銘上抹壓，讓陰刻的碑文塞滿麵粉，自也就清晰可見，不僅方便閱讀，對於石碑也沒有破壞。有的學員開始大聲的念出碑文，起初我以為對

平日閱讀楚簡的我而言，看石碑上的楷書應當是游刃有餘的，沒想到認字的速度還是比別人慢許多，我心中不由得肅然起敬，終於，頂著大太陽，大家把碑文念了一便，鄭振滿老師這時候說：「沒有人抄？那就白讀了！」首次的讀碑就這樣草草了結，對這樣的田野考察，還不至於充滿興趣，但是這樣親身收集材料的做法，令我感到很敬佩。

第五日至米公祠及山陝會館，我在米公祠轉了一圈，欣賞不少米芾的書法作品，卻遍尋不著隊上的成員，後來才發現所有人都在右邊的小院裡讀碑。鄭振滿老師讀碑的速度相當快，並且快速的就抓到這些碑文的核心，說明其中的關聯，其中幾好幾塊碑是「鄭公祠」系列，與「水利」、「釐金」等議題相關。我組的田野導師鄭靜老師說一人分一塊碑，抄下來於晚間小組討論，我與組員只合力抄一塊碑就耗費多時，時間有限，已要趕往山陝會館，這是在田野中第一次完整的讀完一篇碑文。山陝會館可以說是空無一物，唯一有的就是牆面上豐富的碑文，我在是見識到「麵粉教」的厲害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在山陝會館中也有與鄭公祠相關的碑文。

其後，我們小組每晚的小組討論都與鄭公祠的碑文有關，在我們把碑文整理好後，鄭振滿老師來到我組帶著小組讀碑、斷句，了解每塊碑文的內容，是整理碑刻基礎工作，進度雖然緩慢且繁瑣，對我而言卻意義非凡。在臺灣讀書，我往往只是看書籍及網絡上的資料，是前人將這些材料整理後呈現在眼前的成果，在營隊中讓我體驗第一線的研究人員在從事的工作，感到無比的珍貴且興奮。最後一夜的小組討論，組內討論的激烈，每個人對於碑刻的內容都已經掌握，結合水利、地方社會、流動議題、釐金等議題加以結合，企圖建立到光時期樊城的政、商、民三方關係的具體互動模式，使一般傳世文獻無法呈現的當代，透過這些散落民間的碑文有一些依稀的呈現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營隊所有的工作人員及師長，讓我有這個機會，走出臺灣的舒適圈。雖然過程中充滿疲憊與惶恐，但內心及收穫卻是充實的，過去只在電腦與書籍間埋頭苦幹，不僅寂寞，視野也越來越狹隘，藉由這樣的活動，不只與人交流，在親身考察裡，感受路途的風光及路程的遙遠，往後建構古人的生活及歷史時，才會有更深刻且貼切的情懷與發想吧！